



史海回眸

小镇供销社

□程太和

供销社,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,已是一个模糊的词汇。但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来说,这里却是最热闹的地方。供销社大多设在公社所在地的小镇上,农村也有代理网点,叫代销点。

老家丁所公社社部所在地是个小集镇,叫丁家所镇。供销社就设在小集镇老街的中心位置,约有三四亩地的样子。供销社的全称是“海安县丁所供销合作社”。供销社与一般的“社直单位”不同,供销社的人都是吃定量粮的,老百姓称他们是“商业户口”“国家户口”。供销社的人财务管理权限属县,公社不得插手。在公社这块地皮上,与供销社同质质的单位只有粮站和食品站,但粮站与食品站的规模要小,人员要少。

丁所供销社与一般公社所在地供销社还有不同之处,一般的供销社都是新建的房子,丁所供销社则是土改时按照国家政策改造的几家商户的老房子,占地面积不大,房屋也不多。供销社分为两大块,临街的是生活资料门市部、生产资料门市部,门市部后面是办公室、物资堆场。堆场上,竹篱笆将农资化肥、煤炭、建材、陶瓷等分隔隔离。门市部前是石板街,东南角是水运码头,东边是大会堂巷,西边不远处是笕店巷。生活资料门市部在供销社的西首,生产资料门市部在东首。生产资料门市部还附设糖烟酒、果品、日杂门市,老一辈人习惯上称为“南货店”。生活资料门市的房子比生产资料门市高大阔派,东到西全是阔子门,每天店员们都要按照门板上编号上卸。生产资料门市只有一个老式大门对外,大门外铺着老石板,其中一块石板上有着“万姓咸登彼岸”字样,一位老店员说,这石板是东街老石桥上的,这是桥头一副对联的其中一句。这副对联的另一句也无法考证了,但现在把它放到供销社门口还蛮确切的。“万姓咸登彼岸”,到了这儿就是“万姓咸登此店”了。供销社生活资料门市自西向东分别是针织品、毛线、大百货、小百货、五金、文具、棉布等柜台。为了吸引顾客,生活资料门市还请了画匠画了不少广告画,其实那时卖东西无需做广告的,广告画只是起了一种美化环境的作用。丁所供销社的不少营业员都是公私合营后,从旧商业网点过来的,他们深谙做生意的门道。日杂柜上出售红糖、白砂糖,多包一层纸,少包一层纸,日积月累就有了盛溢。打酒、打酱油,用的是提勺(俗称“端子”),轻轻落、轻轻提,与快速起落,也是有区别的。棉布柜上扯布,放一寸与缩一寸,一般人看不出来。这不是说这些柜台上有着这些现象,只是说他们知道这么做诀窍。一个供销社,上头对口了很多部门,有百货公司、糖烟酒公司、五交化公司、纺织品公司、农资公司、生产资料公司、建材公司、棉麻公司、土畜产品公司、废品回收公司等,供销社的头部都得应付。

供销社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,好多老店员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。供销社还有些京剧票友,会拉京胡、会唱戏,“文革”时期,公社成立宣传队,供销社虽不属地方领导,但出力最多,表演《红灯记》片段时,“李奶奶”“李玉和”,都是供销社的营业员。

供销社东边的巷子叫大会堂巷。大会堂巷东侧北首是供销社的棉花收购部与茧站。每年深秋,这条巷子的人流量特别大,生产队里送来的棉花一担又一担,一车又一车。收购部里,棉检员逐包抽样检验,测定棉纤维长度与含水量,确定棉花等级。司磅员称重、开票,核算员逐笔结算,那时没有电脑,没有计算器,全靠一只算盘。经过这一系列工序,工人们再分类打包,运入仓库。整个棉花场上来得不得半点差错,怎一个“忙”字了得。棉花收购部还是公社的信息收购站,每天的收购数字要报公社办公室。当天晚上县广播站的广播结束后,公社负责人接着又要通报各生产队的售棉进度了。大会堂巷的南首是水运码头,这码头是公社所在地仅有的两座水泥码头之一,还有一座是老街西头的轮船码头。收购部收下的棉花从水运码头装走,送到县城的东边的立发轧花厂。

因供销社在老街上,面积不大,发展受到限制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供销社在老街西首的海桥公路上新征了一块地,建起了门市部、棉花收购部。老街上的供销社变成了菌种(蘑菇菌种)发酸室。至此,老街也因繁荣走向衰落。好在前两年纳入《江苏古村落保护名录》,现在老街又呈现出了新的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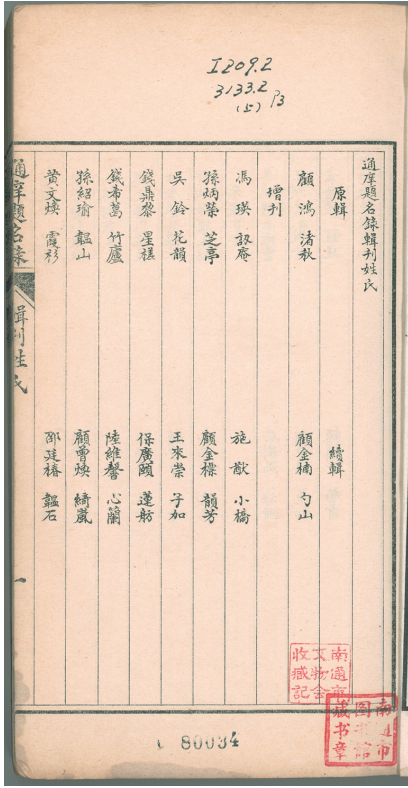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惠民坊顾氏宅院轶事

□王其康



顾鸿辑《通庠题名录》



西花厅中200余年的瓜子黄杨



被汉奸砸坏的古井井栏

老建筑

南通自清以来,就有张、顾、徐、冯四家大户一说。而其中的顾家,属中国的北顾、南顾、后顾三顾中的南顾,因世出长江以南而得名。南通的顾姓,阅顾家史料,属“武陵堂”一支,自明嘉靖前后,由昆山迁入当时的通州,始祖为顾业经先生。“武陵堂”是南顾中最大的堂,起源于三国时期,东吴丞相顾雍,居苏州吴县武陵溪侧,建顾姓之堂,因其居武陵溪侧,故称武陵堂,沿袭至今已远超千年。迁入通州后,顾姓日益壮大,人口多,分支也多,人丁兴旺,是真正的名门望族。顾家在南通有几处居住地,如柳家巷顾宅、冯旗杆巷顾宅、义巷顾宅等,多为明清建筑,历史悠久,且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但是,惠民坊的顾宅鲜为人知,至今也没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不久前,由出生在这里、现近80岁的原住民顾林昂先生陪同,我造访了院宅全貌,听到了他饱含深情的讲解,耳闻目睹,十分震撼。在十字街闹市区,居然有这样一处深深庭院,其历史如此厚重。

书香之家

惠民坊顾宅位于惠民坊西巷,是清道光年间顾氏先人购徐姓院落后,投入巨资,按苏式园林建筑风格,半修半建而成的,坐西朝东。整个顾氏院落南北近130米,东西近90米,几乎占了整条巷子。南通老城区,少有保留如此完整、规模这么宏大的民宅建筑院落。尽管原来的乌漆大门现已被腾迁户的木板完全遮住,“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”的门联也不见踪迹,但仅凭门庭有六米之高,其宏大气势,依旧不减。据顾老先生介绍,从他幼时记忆起,就见此宅院大门堂悬挂有“资政大夫第”匾额。得此殊荣,是因为顾业经的后人中曾有三代人,获清代封号中二品衔的“资政大夫”。此殊荣首先应归于顾家家学渊源,是典型的书香门第。顾先生深情地回忆到,顾业经后人中,有父子、兄弟、叔侄同科,均获进士资格,所以此宅又有“三进士第”之雅称。听顾先生一席介绍,我忽地联想起,难怪在南通老城的其他顾氏住地,也曾见过这两块匾额,就不足为怪了。

教育之家

惠民坊顾氏家族自成一脉、有“顾氏特色”的教育体系,是渐进而成的。顾林昂先生介绍,顾鸿总结了自身科举经历,以及儿子顾金楠在仕途中失败的教训,虽其文才受人赏识,但科举场中,却屡失交臂,故而决定在族内先办家塾。他召回了在高邮当教喻一职的长子顾金楠,以及贡生、任高邮学正一职的次子顾金标,让二子弃官回南通当“家教”,在顾家祠堂开办家塾,在族内广招弟子,不收学费。除了教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外,还自编教材,上文说到《课孙白话》也是其中之一。这家塾当时在南通影响颇大,生源不断增加,顾家又聘请了官员、名人前来助教,不乏知州、学督、学正。学生在家塾中打好基础,学成后大多能顺利进入有名的书院继续深造,师从名师先生。在书院毕业后,则为之后取得生员资格,博得科举功名,打下了坚实基础,铺平

了前行的道路。顾家宅院能出现众多著名学者,无一不得益于这先进的家族教育体系。顾鸿高瞻远瞩,后代受益无穷。更为感人的是,有不少已走出去,学有所成,获得廪生、贡生功名的顾家后人,又回到家塾,接棒家教,使优质的师资力量源源不断。有一支愿意为家塾教育无私奉献的师资队伍,是惠民坊顾宅名人盛出的重要原因。举例说明,《南通县图志》中记曰:“顾金标,字京詹,字韵芳。岁贡生尝权海州、高邮二州训导。始与兄金楠並以文学教授乡里弟子。著籍者各数十百人。为时名宿,顾皆薄于进取。至子及孙,可科第,乃若刘获。”顾林昂先生介绍,在族人中,以往顾家能胜出者甚少。自从有了家塾后,获得功名者就像金志所说一样,如拿镰刀刈草一样多。

顾氏的后人中,在南通办教育有一位杰出成功者,即顾傲基(1891—1964),字仲敬。他创办了私立崇敬中学。顾傲基的嫡孙、著名作家顾小虎在《家塾的故事》一文中,这样介绍其祖父:“比如他讲到自己八岁时,塾师因见他跨一条竹竿在庭院中奔跑,便笑嘻嘻出了个上联让他对下联。上联是‘八岁孩童骑竹马’,他想了想,对下联‘万年天子坐金龙’,得到塾师的赞许,认为无论平仄或是词性对得都很工整,而且气势不凡。”我猜想,顾校长从小如此聪明,应该也是得益于顾氏家塾的培养吧。

在“国是日非”的二十世纪初,顾傲基抱定以学为人的宗旨,和“国赖民教,民赖校救”的信念,于1917年斥私资创建中英学塾。后几易编制,四迁校址,两建校舍,1928年正式定名为“私立崇敬中学”。1930年,购城内东北营24亩地,兴建校舍为永久校址,即现在实验中学的所在地。顾傲基办崇敬中学时,已是所谓“新学”了,即引入了西方的教育模式。教材则既有国学内容,如语文、图画等,又有西方教育内容,包括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音乐等。这是顾氏教育体系,由家塾向学塾实质性的飞跃与突破。从此,北濠河岸边书声琅琅,弦歌不绝,英才辈出,桃李满天下。我本人有幸,后来也是该校六届的毕业生。

庭院之家

在造访惠民坊顾氏宅院中,我不仅感受到这儿浓浓的人文气息,

还被庭院的往日之美而折服。整个大院虽已物是人非,高楼深院,走马廊沿,亭台楼阁已被房改后搬进来的住户或拆毁,或扩建,当初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。但从几处遗存仍依稀可见,惠民坊顾氏庭院,先人是围绕三个花园布局的,为典型的苏式建筑,古韵尚存。顾先生向我介绍,宅院南半部建有一半亭,称“桂花亭”。取名源于这儿曾有南通老城唯一的、径直45厘米以上、树龄250余年的桂花树,可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保存至今的“西花厅”及“东花厅”,已建有300余年。顾先生打开西花厅厅门,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花园,一棵200余年的瓜子黄杨,仍不屈不挠地向上伸长,气势不凡,仿佛向访客述说这儿曾经的沧桑,真乃稀罕之物。

西花厅楼上是顾氏先祖的藏书楼,曾存有众多樟木橱柜,内有清代木板线装《二十四史》、古籍古书、奏章底本、清代造封、著书原稿、印书木版、名人字画、漆屏挂匾、古董古玩等。以上这些宝贝,在“文革”间被当成“四旧”,焚烧有四小时之久,火蹿几米之高,全成了灰烬,令人唏嘘不已。藏书楼的北面,是原顾家先祖的主人房,典型明三暗五结构,现有住户在内生活,看上去保存尚好,对房屋维护是好事,万幸也。由于全宅院呈南低北高,所以此房地势最高,防涝防潮。在主人房的院外有一口百年老井,已干涸,保存尚好,遗憾的是井口缺了一块。顾先生指着缺口向我介绍,在抗战期间,大汉奸张北生手下一名官员狗仗人势,想强占西花楼,被主人拒绝。第二天这个恶棍就带几个彪形大汉,手持大锤,将厚约十几厘米的井口砸坏,主人受了惊吓后,无可奈何,只能割爱。

看完整个院落,大多住户已腾迁了,留下久未修缮的房子,破烂不堪,摇摇欲坠。后院垃圾成堆,异味扑鼻。更让我忧心的是,这里电线多处乱拉私接,存在不少安全隐患,一旦不慎着火,如此珍贵的明清建筑将毁于一旦,不复存在,那实在是罪过之事。为此,我已经以西南营片的文物保护单位身份,向主管部门提出了推荐,尽快将惠民坊顾氏宅院,列入文物保护单位,还一段历史,多一处遗存,了一个心愿。多么希冀我的梦想,能早日实现。

(感谢顾林昂先生审阅并提供史料)

年酒之后请春觞

□陈金国

习俗杂谈

饭桌上,有人提出:正月请年酒,正月之后约客叫请什么。七嘴八舌间,我沉浸到童年时代。春二三月,远嫁女儿回娘家、娘亲探望出嫁女、出阁老姐妹串门,很寻常。她们往往在主家一住十天半月,一般不在乎吃喝,粗茶淡饭就成,有蒸咸肉、炖鸡蛋、炒螺蛳就是大餐,来个鲜肉烧咸鱼,她们感谢主人要唠叨三百遍。这些老客们,在乎饭后茶余,跟村庄上各家来走亲戚的聚在一起,不论长辈晚辈,没大没小、没遮没掩、天南地北地闲聊,平日常闷在心里的话、想着憋屈的事,在海聊中都如同抓在手上的花生、瓜子,经三番五次拨弄,壳脱了,仁香了。有闲空的人,走亲戚能持续到麦收时节。奶奶常常讲“拜年拜到麦上场”。我不知道年酒之后请什么酒的说法。

嘈杂争论中,年长者说:正月请年酒,年酒过后请春“zhi”。请春“zhi”,新鲜,众人在好奇中表示认同。问题来了,是哪个“zhi”,“zhi”字怎么写呢?一段平静后,答案次第登场,戏谑的、打诨的、直觉加论证的,都有说辞,都有道理,都有破绽。我默认为“觞”。春节过后,鲥鱼上市。鲥鱼形状像淡水鱼青鳉,肉质肥嫩,生活在浅海或咸淡水交汇的河口,易于捕捞。十多年前,菜花绽放时节,在

海安老坝港海边,买了渔人扳蟹扳上的两条活蹦乱跳的鲥鱼,就近送到饭店,请师傅现煮,鲜香柔嫩的滋味,想来就满嘴生津。餐桌上现场拿手机百度一下,见鲥鱼条目下有:当地自古有“春鲥夏鳊”说法,更加确信,应写作“觞”字。再碰头吃饭,请春觞又被提起,答案还是莫衷一是。我对作觞字讲,不很自信,尽管可以举李堡一带百姓玩笑俗语“请你吃鲥鱼头”(表示有名无实,鲥鱼头没肉),来从旁佐证,但毕竟只是揣测。问题在,总得设法解决。回家后,翻看相关材料,得一觞字。查1980年8月版《辞海》,觞:肉还没有烂尽的骨殖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孟春之月掩骼埋胔”郑玄注:“骨枯曰骼,肉腐曰胔”。那么,日常生活

中肉制品或油制品放置时间长而变质,觞了的觞,非此觞莫属了。于是,解释春觞,多了一个视角。年前,家贫家富都要腌制鱼肉、烘炒花生瓜子。年后,天气转暖,在没有冷藏设备的情况下,腌货炒货成为余货,就必须在走油变质前消耗掉,否则,就要“掩骼埋胔”了。请年酒,亲戚朋友习惯于你一来我一往,对等互动。请春觞,那就得看条件,没有丰足的存货,青黄不接间还得忍饥挨饿,这样的人家谈什么“请春觞”,能吃“请春觞”就是福气了。有条件的人家,说请春觞,显示出恭敬谦和意味。写为觞字,还是个貌似有理有据的玄想臆测,不过,没有合情合理猜想基础上务求实证,很难逼近一些尘封事情的真相。